

社会主义宣传运动 演唱材料

第二集

本社选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社會主義宣傳運動演唱材料

第二集

本社選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，除了通过說理辯論的方法，說明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外，还反映了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性，教育人們要时刻对坏分子提高警惕；并介紹了农村中水利建設、养猪、积肥等方面的生动感人的故事和办法。这些作品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适于各种場合演唱。



社会主义宣傳运动演唱材料

第 二 集

本 社 选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路）

河北省書刊营业許可証第三号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河北分店发行



1957年12月第一版 195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32 · 1册印張 · 29,000字

印数：1——18,000册 定价：(5)0.11元

統一書号：T 10086 · 105

目 录

一家“缺粮户”（独幕话剧）	赵镇南	1
沸腾了的四合庄（唱词）	董 康	9
兄弟辩理（鼓词）	郑俊杰	14
渠道开在半山腰（鼓词小人辰）	佳 禾	23
养猪能手吴大娘（西河大鼓）	田 野	30
干部群众心相连（快板）	张庚辛	33
合作社下乡（快板）	吉 森	35
大吃大喝遭了难（顺口溜）	芳 林	37

歌曲:

农民要往高处走	陈继虞词 方方编曲	39
送公粮卖余粮	江西永丰卖樱桃小调 周三牛原词方为整理	41

一家“缺粮户”（独幕话剧）

赵鎮南

时间：一天下午。

地点：一个普通的农舍，但很干净，桌凳俱全，还有两三口箱子和几口大缸。

人物：（以出场先后为序）

王长发——四十多岁，富裕中农。

王 妻——四十多岁。

王小华——九岁，王长发的儿子，小学生。

刘 姨——三十多岁，王家的远门子亲戚，不常往来；王小华喊她姨姨。

李祥林——二十多岁，乡政府干事。

〔开幕时，王小华趴在桌上写字，王长发站在一旁，王妻在收拾屋子。

王长发：写吧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：说咱们家囤都见了底啦，实在是缺粮户，政府不信，可以派人来调查。请求政府，准许供应咱们三百斤粮食。

王 妻：三百斤？太多了怕批不准啊！

王长发：你懂得什么。“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”嘛。你要是少要，再给你来个七折八扣拦腰砍，等批到手里，就没几粒粮食啦！就是批准一斤，也算个缺粮户。

王小华：政府才不会那样呢，政府向来办事是实事求是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。

王长发：小孩子家別多話，哪兒有你的份呀？你好好寫你的吧！

王小華：咱們家本來就不缺糧食嘛，我不寫這個。我不撒謊。

王長發：咦？上了三天半學，念了不到兩本書，學會教訓起你爸爸來啦？這叫撒謊，誰教給你的？

王小華：老師教給我的！

王長發：你爸爸說了算，還是你老師說了算？

王小華：誰對我聽誰的。

王長發：好好好！聽你老師的去吧，別叫我養活着你！

王 妻：（勸解地）有話好好說嘛，親爺兒倆，一說話就吵。

王長發：你瞧瞧，這不是豈有此理嘛，糧食多了又不扎手；再說，我還不是為咱們一家子打算。

王小華：你就不替別人想想。

王長發：出去，出去！別在這兒氣我！

王小華：出去就出去！（放下筆就要走）

王長發：（後悔地）回來，回來，給我寫完了再出去！

王小華：我不寫，不是你叫我出去嘛！

王長發：小華他娘，你看看你把孩子慣成什麼樣啦！

王 妻：（圓場。故意責備王長發）你還埋怨我哪，瞧你說話那個勁，跟吃了炮仗藥一樣。孩子就是不能聽你的。你看，我說一句，小華就聽一句。小華，聽媽的話，回來把那個條子寫了。

王小華：（不情願地）媽。

王 妻：寫吧，孩子，別想不開了。要不要在咱，給不給在政府，這有什麼呀。

王小華：我還沒吃飯呢。

王 妻：媽給你烙餅。

王小華：同學們還等着我出去玩去呢。

王 妻：待一會兒，媽給你找身干淨衣裳。

王長發：玩能當飯吃嘛。快点寫吧。

王 妻：（對發）不用你管！小華，听媽的，快來寫，我給你烙餅去。（看小華坐下去寫，下場。小華寫條子王長發不地停哪裏磨。寫成，遞給發）

王長發：這就算寫好啦？

王小華：嫌不好，你自己寫。

王長發：行啦！行啦！湊合着吧，我要會寫早不用你啦。

（壓在桌上）

〔妻拿着一張烙餅上場。〕

王 妻：來，小華，瞧媽疼你不疼你，說給你烙餅，就給你烙餅。

王小華：（接餅）媽，你真好！

王長發：你就認吃的！

王小華：你給我，我還不要呢！

王長發：我也沒那麼大工夫！

王小華：我不在家啦，在家里沒個好，爸爸老瞅着我不順眼。（欲下）

王長發：回來！我捂還捂不住呢，你拿着烙餅上大街上顯去呀？在家里吃完了再走！

王 妻：小華，在家里吃吧，吃完了喝點稀的，換換衣裳再出去。

王長發：（對妻）那麼大了，你也該調教調教他。光長个子，不長心眼兒。“家里吃好點，出門穿壞點，人群里头說苦點”，記着這幾句話，吃不了虧。

王 妻：孩子才多大一点呀，也得記得住啊！来吧，小华，媽媽給你換衣裳。（掀開箱子，提出来一面口袋粮食，大吃一惊）这是誰干的？放着空缸不用，拿着箱子折騰着玩呀！箱子是盛粮食的嗎？

王长发：你再大声点，房子都叫你給震坍了。怨不得孩子笨，連你都沒心眼兒。粮食放到缸里头，万一要是有人来調查，給抖搜出来，你再想补进点粮食，就別作这个梦了。

王 妻：衣裳呢？

王长发：放缸里啦。

王 妻：拿着衣裳往缸里放呀，那是放衣裳的地方嗎？

王长发：过了这一两天不会再倒騰过来，人不是活的嘛。

〔王妻一边从缸里往外拿衣服，一边絮叨。〕

王 妻：你瞧瞧你折騰的，找什么没什么了。

王长发：你別找啦。穿这个倒好。有那一份閑心，你也教教你那个宝贝兒子。

王 妻：教什么呀？孩子又不傻，又不笨！

王长发：不傻，不笨，就是缺一份心眼兒！

王 妻：有什么样的爸爸，出什么样的兒子！

王长发：咳！推到我身上来啦？我一天在外头，你一天在家里，孩子叫我管教呀？

王 妻：我在家里也沒閑着。

王长发：好，好，算我閑着行不行？你快点教教小华这孩子，說不定干部們就来了解，把話說錯了，面子上不是也怪不好看的嘛。

王 妻：小华他姨姨还說待一会儿来呢，我还得收拾收拾，我才顧不着管孩子呢。

王长发：瞧瞧，这是何苦呢？等干部們走了，了解过了，你再收拾不也不晚嗎？何必湊熱鬧呢！

王 妻：有能耐，你去教孩子。

王长发：我沒能耐，我沒能耐，你快点吧！

王 妻：小华，过来，听媽給你說：別那么实心眼兒，“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”。要是有人問你吃的什么？

王小华：吃的烙餅呀！

王 妻：嗨！你个傻小子！不能那么說。

王小华：說什么呀？

王 妻：就說沒的吃。

王小华：沒吃的，不餓死了嗎？

王 妻：你不会說，有时候啃得上半块糠菜餅子嘛。

王小华：行了，行了，我記住了。讓我出去玩去吧。

王 妻：你記住了？媽還沒說完呢，瞧你那个急勁，光惦记着出去玩。听着，要是問你够穿不够穿，你怎么說？

王小华：我就說：“回家問我媽去。”

王长发：唉！真聪明！

王 妻：怎么能那么說呀！記着，这么說：“反正破破烂烂的对付着唄！”

王小华：人家要問我“就这一件嗎？”我怎么說呢？

王 妻：这还不現成，你就說：“有这一件还是好的呢！”

〔敲門声。〕

王长发：別說啦，別說啦！（对門外）誰呀？进来吧。

〔刘姨上場。〕

刘 姨：呵！这么巧呀，一家子都在家。

王 妻：他刘姨来了，这可没想到，怎么今天这么清闲？

刘 姨：我早就说来，可就是没空。我心里可老惦记着你们这兒，就是腿走不开。

王 妻：可不是嘛，誰都是一样。

刘 姨：一轉眼的工夫，小华就长这么高了。

王 妻：小华，快点喊姨姨，給姨姨行个礼。

王小华：（鞠躬）姨姨。

刘 姨：这个孩子，可真有出息。赶明兒个大了，姨姨給你說个漂亮媳妇。

王小华：我不要！

王 妻：傻着哪，什么都不懂。

王小华：我出去找同学去呀！

王 妻：吃完了飯再出去，先在家里待一会儿。

王小华：我吃饱啦。

刘 姨：你吃的什么呀？

王 妻：快告訴姨姨，吃的什么。

王小华：沒的吃！

王 妻：你剛才不是还吃来着嘛！

王小华：有时候啃得上半块糠菜餅子。

王长发：別胡說啦！剛才你不是还吃烙餅嘛。

王小华：我早先这么說，你們說不对；我照着我媽教給我的說，你們又說不对。到底叫我怎么說呀？

王 妻：去一边去！我多咱教你这个啦！

王长发：他刘姨，象咱們这样人家，多了沒有，可是从来也沒缺吃少穿的。这您总信吧？

刘 姨：那是啊！要不都愿意和咱們攀亲戚啦。

王小华：你們再說什么我也不听了，老是我沒理！

王长发：小华！你身上痒痒了不是，非把你揍一顿不行嘛。

王小华：凭什么打我，凭什么打我？

王长发：呵！凭什么打你？打你还要个理由呀，高兴了就揍你，好叫你再顶嘴！

刘 姨：都怨我多问了一句，你们爷儿俩都看着我份上，别再吵了。

王 妻：（为了面子）他姨（掀帘子），你瞧，足够吃一阵吧？

王长发：（发泄，拿出一口袋）给你，你没的吃，拿去，撑不死你！象饿死鬼脱生的一样！

王小华：有吃的，有吃的你还叫我写条子要供应粮？

王长发：小王八羔子，有本事你别跑！

王小华：你有本事别追？你不追，我就不跑！

〔发追华，华往外跑，和李祥林撞个满怀。〕

王小华：你别拦我，我爸爸要打我！

李祥林：长发叔，您怎么打起孩子来啦？跟孩子还一般见识吗？

王长发：祥林哪，你不知道他多淘气，说一句，顶一句，简直要反了！

王小华：叫祥林哥评评理，看看怨谁？

王 妻：（急忙地）算了，算了，一点小事爷儿俩就拌上嘴了。

李祥林：长发叔，你是没的吃了吗？

王小华：祥林哥，你可别找挨打，我刚才就是为说没的吃，差一点没挨一顿。

王 妻：哪儿有你插的嘴呀！

王长发：（不知所措）我这个……这个，是欠着点。看乡政府的意思吧，能供应就供应点。祥林，咱们是自己爷

們兒，你在公事上比我清楚，你看着办吧。

李祥林：这倒不論远近，只看缺不缺。

王小华：（猛一下掀開箱子）祥林哥，你看看，我爸爸說能把我給吃撐死！

王长发：小华，你要把你爸爸气死！

王 妻：小华，小华！

李祥林：长发叔，你这可不象話！你这不是故意給政府为难嗎？小华这么做，可是正理，您怎么还打他呢？

王长发：我可不是胡来，也不是故意跟政府过不去，总共才想要这么一点点，想寬綽一点。

王小华：一点？三百斤！

李祥林：有这話嗎？

王小华：条子还在桌子上哪！

〔发想拿，祥林先拿到手，看了看。〕

王长发：祥林，你別提了，我認錯了。把条子給我得了，拿出去叫大伙知道了，我这老臉往哪兒擱呀？

李祥林：我作不了主。

王 妻：他祥林哥，你就担待这一次吧！

王小华：祥林哥，爸爸說要把条子往乡政府送，你在乡政府，你給捎去不得啦！

李祥林：好，我就这么做！

王长发：唉！

王 妻：唉！

——閉 幕

沸騰了的四合庄（唱詞）

董 康

定县二区四合庄，
火光社里积肥忙，
車声隆隆如雷响，
人来人往鬧攘攘。
突击队就在前边走，
后跟着人群一大帮，
面面紅旗迎风展，
生产歌声唱遍全乡。
要問那来这股勁，
講說起来話兒长：
这村有个于洛九，
外号人称“笑面狼”。
富农分子鑽进了党，
从前他把支書当。
带头組織了富农社，
暗把貧农操一旁。
党的政策他不講，
阳奉阴違暗中抵抗。
步步走的富农路綫，
横行霸道称了“王”。
不光貧农吃尽了苦，
就是中农也背大伤。
我政府，为民作主将他法办，

群众們，生产情緒大大高漲。

坏蛋們不再把大权掌，

貧农、中农挺起胸膛。

一心一意跟随着党，

要在平地建“天堂”。

那一晚，社里召开生产会，

社长首先开了腔，

他言說：

“上級政府有号召，

大力积肥增产棉粮。

打破常規把肥源找，

庄稼缺肥长不强。

每亩頂少六十車粪，

誰有办法提出商量！”

大家听罢他的話，

当时沒人把嘴張。

积极的人們把办法想，

保守的人們有些着慌。

有的人悶坐一旁不說話，

有的人喜笑顏开来酝酿。

等社长二次征求意见，

才打破沉悶乱嚷嚷。

党、团员說：

“上級号召我們响应，

保証完成不撒謊。”

保守的人說：

“別說难攢这么多粪，

有粪也没有大車装？”

……

辯論多时过了半夜，
三星起晌散了会场。
四队队长陆长鎖，
暗把（于）恒密拉一旁，
他俩本是一正一副，
遇事总是先商量。
长鎖說：

“我有办法把肥源找，
今晚咱就去挖泥塘，
池塘黑泥有的是，
再不然就拆炕換山墙。”
于恒密連連把头点，
跑回家去把刨斧扛。
两人村外把冰块打，
淘淨污水淘泥浆，
直到天明沒歇勁，
三十車黑泥运岸上。
二队队长于鉄棍，
小伙子年輕正硬朗。
他也把党团员組織好，
带头給群众做榜样。
不等天明去扫街土，
大街扫了个溜溜光。
太阳咧嘴东方亮，
家家桶挑响叮当，

干部、群众来打水，

看到这成绩可不平常。

这时走出个于老汉，

颌下白胡半尺长，

挺直腰板微微笑，

连声夸好开了腔，

他说是：

“街土、黑泥好肥料，

上地能顶粪一场，

我在年轻做过试验，

准能顶用增产棉粮。

在从前小家小户没法运，

地主富农不放眼上，

今天我们是高级社，

社大人多有力量。”

这一来轰动起全村九个队，

比比赛赛积肥忙。

青壮年男子把泥塘下，

数九寒天不怕水凉。

老大娘就用篮子掬，

年轻的媳妇抬大筐，

驾车辕的是棒小伙，

拉长套的是一群姑娘。

坑落三尺地高一寸，

街土坑泥堆成山岗。

虽然春节该休假，

也舍不得耽误好时光，

白天积极搞生产，
 夜晚户户轧米粮。
 从前是“乡村五月才闲人少”，
 新社会倒把冬闲变冬忙，
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，
 争取做个丰产乡，
 每亩积下了肥万担，
 等秋收好打千斤粮。

一九五六年二月初稿

一九五七年十月改写